

夏日蛙鸣

◇ 于春林

弥漫着果实芬芳的季节,家乡的田野阡陌间传来蛙鸣声,如美妙的轻音乐,直击我的心灵。

青蛙的叫声赋有乐感:“呱咕,呱咕……”此起彼伏,如梦如幻。尤其是雨后的夏夜,真可谓“蛙声如潮”,飘过高远的夜空,飘过岑寂的田野,质朴的声音,为恬淡幽静的乡村生活平添了温馨。

一声声蛙鸣唱响寂静的乡村之夜,拨动着人的心弦,畅想着风调雨顺的年景;蛙声盈耳,清风荡涤,感悟田园生活的温馨和谐。每在此时,久在异乡的游子,更能勾起思乡的情怀。

儿时月朗星稀的夏夜,我与小伙伴结伴捉河蟹、捕青蛙时,感觉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美妙。静谧的池塘

里,哗啦啦的小河间,蛙声美妙绝伦。落寞的静夜和旷野,喧嚣得如同白昼一般。从其旋律中,我倾听到稻麦分蘖、抽穗和灌浆的声音,鼻翼间盈满了麦香的味道。眼前就是一幅夏日月夜图,那种景象一直贯穿着我的整个童年时光。

后来,我离开了那种环境,走进了另一种无奈的喧嚣世界。蛙声极富节奏与韵律,如诗如歌,悦耳感人的声音好多年都听不到了,成了我的一种怀想。

乡村的蛙鸣是最真实的天籁之音,城市里听不到;蛙鸣是久住城市里的人最向往的声音。为恬淡平和的乡村生活涂抹了一层暖色,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遥远记忆。

有时偶尔想家了,我就特意赶着时令,在暑假的时候回到乡下走一走。在夏夜一个人来到静静的小河边,池塘没有了,河道变窄了,河水也浅了,但也能听到蛙鸣声,这是人世间最动听的乐声,一缕缕歌声,化作淡淡的乡愁。

回乡后的某一天,天降大雨,乡村所有坑坑洼洼的地方都积满了水,一时间,蛙声齐鸣。那一夜,我枕着乡村的土炕,聆听着久违的声音,久久没有睡意。蛙鸣时而稀疏,时而繁密,时而舒缓,时而激越。伴随着节奏分明、起伏有致的蛙鸣,我嗅到了沉甸甸的稻穗淡淡的幽香,听到了男人女人们欢快的欢笑声,涌起一种莫名的幸福感。

这是乡村夏夜丰富的图景,我有了“蛙声篱落下,草色户庭间”的感觉,弥补

了让人回归自然的渴望。那一夜,聆听着蛙鸣,我眼前浮现出母亲芦花般的白发纷扬、乡邻亲切的声音、河滩上飘摇的蒿草。我就在故乡的火炕上,伴着蛙鸣进入梦乡。

蛙鸣打湿蓬勃生长的乡愁。蛙鸣时节,我走出喧嚣和浮躁,让如水的蛙声荡涤胸中的郁结,让心灵充盈着久违的温和和感动。

我常常感叹于诗人舒岳祥的诗句:“清心听蛙鸣,胜与俗子语。”清新悦耳,沁入内心,了却了乡愁!

门前有条刁金河

◇ 金鑫

刁金河是我难以抹去的记忆,是我儿时朝夕相处的伙伴。在我心里,她始终涌动着母亲河般的亲切和熟悉。

我的家乡在临清市金郝庄,由金东和金西两个村组成,村庄为东西走向,村北俯卧着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小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只有

“哇凉哇凉”的井水,每到初春时节,冰冻渐化,暖风习习,柳树发芽,鸟儿欢叫,刁金河的水也唱着歌飞奔而来。我和母亲、乡邻的婶婶、伯母们一起在河边清洗需拆洗的棉衣棉被,聊家常、唠闲嗑。我们被温柔的河水抚摸着,感觉是那样惬意和自在,看着被揉洗一新的衣服、被褥,大家脸

上挂满了欣慰的笑容。所以,在我心里,刁金河无比亲切且难以忘怀。她曾经让我体会到为家庭付出的价值感,也时刻浮现出,我儿时依偎在母亲身边那历历在目的温馨场面。

刁金河也是父老乡亲浇灌农田的水源,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她,感恩她陪伴、养育了我的家乡父老。

“戏精”父母

◇ 刘晓东

“就得报师范类学校!就业安稳,还有假期!”一个大嗓门喊道。

“不行!必须报经济类院校,能去外企!”随着,一个细高调回应道。

不用问,准是邻居二哥与二嫂因为孩子高考填报志愿的问题,又开始了新一轮辩论。只不过,这次比以往都激烈,因为明天就是提交志愿的最后一天了,再不商量出个结果,一切就要泡汤了。妻子劝我去看看,毕竟多年的邻居了,再争论下去对大家都不好。

二哥与二嫂对我的出现,表现得异常热情,就像看到大救星似的。两口子一人抓着我的一只手,喋喋不休地讲起了各自的理由。二嫂说:“孩子学经济,出路多,能挣大钱!”二嫂在国企工作,所以她深知其中的好处。

“不行!不能学经济类!”二哥在单位是一把手,看到过太多的人在经济方面栽了跟头。用他的话说:“今天还好的呢,说不定明天就会被请去‘喝茶’。”他担心孩子

会管不住自己,一不小心就会踏入深渊。而教师这个行业相对稳定,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我不同意!当老师不会有大的出息!”一向文静的二嫂少见地发怒了。她双眼圆睁,指向二哥的手颤抖着,仿佛要和二哥拼命似的。我正要把她拉开,她突然很尴尬地冲我笑了笑:“不好意思,兄弟,我忘了弟媳是老师了!”我一怔,二嫂真有趣,到这个时候了还能想起这事来。

二哥的孩子大宝学习一向很不错,只是高考时发挥失常。我问起孩子高考成绩时,二哥有些垂头丧气地回答:“才考了640多分!”我几乎被他“雷”倒,说:“二哥,你这个‘才’,知道有多大的伤害性吗?”二哥嘴角上扬,几乎要笑出来,但是很快又把脸弄得像吃了苦瓜,让别人以为他受了多大的委屈。

“大宝什么意见?”我问好不容易平息下来的两口子,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考这点分,不用征求他的意见!”我真佩服这两口子,刚才还势不两立,转眼就在一个战壕里了。我正想劝他们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就听书房的门“砰”一声被打开了,光着

膀子的大宝面无表情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张纸,冲着二哥二嫂递了过去,说:“你们也不用吵了,谁的我也不听!我的志愿我做主!我学医!”说着把纸丢下就回屋了。

听着震得楼道都颤抖的关门声,二哥两口对视了一下,两人立刻都弯腰去抢那张纸。结果还是干会计的二嫂手快,一把就把那张纸抓在手里。二哥赶紧凑过去,两个脑袋紧靠在一起。突然二嫂哭了起来,两只手拍皮球似的打在二哥身上。二哥却“哈哈”笑着,像一个吃了糖的孩子。

眼前这一幕,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二哥抹了抹眼角的泪,说:“让兄弟看笑话了。”见我很不解,他小声地对我说:“这是我和你嫂子专门吵给孩子听的!”原来二哥他们一直希望大宝能够学医,可是大宝很叛逆,如果直接让大宝报考这个专业,他肯定会反对的。为了让大宝走进他们设的“陷阱”,两口子演了一场“苦肉计”。

我说你们真是俩“戏精”,把我都绕进去了。二哥两口连连抱歉,说:“没有办法,只能出此下策。”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机缘巧合,我幸运地听到过一些剧种,也算在贫瘠的童年里被戏剧短暂而间歇地熏陶过。

记忆中最早听到戏剧是六七岁时寄住在二姨家。那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每天晚上一到7点,村里大喇叭就会广播一些新闻,然后就是播放戏曲,也听不出唱的啥,更不知道属于什么剧种。但当时感觉很带劲,邻居们也不在乎唱的是是什么,该吃饭吃饭该干活干活。姨妈和一些中老年妇女饭后就坐在屋外掐辫子,我们几个小孩子就围坐在大人周围听她们聊天或在明亮的月光下玩游戏。

那时候婚丧嫁娶都会请戏剧班子,所以后来我也有机会亲眼看到了演员的表演。奏乐的师傅们一顿热场,化妆后演员们登场,身板、眼神、脚步、服装等都非常有讲究。虽然我依然听不出唱的是什么,但看他们唱得很卖力,我也觉得很有趣。

中学的时候,爸爸从姨妈家带来了一套留声机和一些唱片,我记得有《屠夫状元》、常香玉的《花木兰》,还有马金凤老师的《对花枪》《穆桂英挂帅》等。也就从那时开始,我知道了豫剧、京剧和一些说不上名称的剧种。尽管还是听不太懂,但那些咿咿呀呀的吟唱流转灵动,不知不觉中就刻进了小小的心灵,“刘大哥讲话理太偏……”“手拉着我的儿小罗成……”等经典唱段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再大一点时,我就有机会看电影了,每年农闲时节赶上文化下乡,时不时放些电影,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豫剧电影《卷席筒》《对花枪》。因为我的家乡和河南毗邻,所以听感大差不差,虽然也不是很清楚剧情。前一阵我心血来潮重温了一下《对花枪》,那熟悉的乐器演奏和唱腔,仿佛把我拉回了那个懵懂无知的少年时代……

现在资源丰富,信息发达,我也知道了这些戏剧大师们的故事。他们用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德行把我们的传统戏剧文化发扬光大,真是令人敬佩。

我的戏剧情缘

◇ 吴喜红